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 珉 主编

● 小说卷 [III]

3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自由之路（第二部）

缓期执行 …… 丁世中译（1）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3）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75）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200）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306）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352）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406）

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夜 ……（446）

九月三十日，星期五 ……（454）

自 由 之 路

第 二 部

缓 期 执 行*

丁世中 译

* “缓期执行”系法律术语，用于此处意谓当时的绥靖政策只不过使希特勒推迟几天发动战争，好比暂缓行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柏林正是十六点三十分，伦敦是十五点三十分。小山上的旅馆显得百无聊赖，空空荡荡却庄严肃穆，里面住着一位老者[①]。在昂古莱姆、在马赛、在根特、在多佛尔，大家在思忖："他在干什么？已经三点多钟了，他为什么还不下来？"他正坐在百叶窗半开半闭的客厅里，浓密的眉毛下两眼直视前方，嘴巴微微开启，似乎在追忆遥远的往事。他停止了阅读，一只衰老的、长着黑斑的手还抓着那几页纸，此刻正顺膝部下垂着。他扭头问贺拉斯·威尔逊[②]："现在几点钟啦？"贺拉斯·威尔逊回答："大约四点半。"老人抬起那双大眼，彬彬有礼地笑着说："天气真热呀。"炎热沉甸甸地降临欧洲，那是一种橙红色的、噼啪作响且闪闪发光的炎热。人们浑身发热，手热、眼热、支气管也热。他们等待着，因为炎热、尘土和焦虑面感到作呕。在旅馆大厅里，记者们正等待着。庭院里，三名司机在等待着，纹丝不动地把握着汽车的驾驶盘；在莱茵河对岸，在德累森旅馆大厅里，一些身材颀长的普鲁士人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米朗·赫林卡已经不再等待。他从前天起就已不再等待。已经出现了那沉重的、黑色的一天，其间传开了雷鸣电闪般的确凿消息："他们

---

① 指当时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希特勒同张伯伦就苏台德问题第二次会谈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举行。张伯伦住在河对岸的旅馆里。

② 贺拉斯·威尔逊，当时英国政府的工业问题顾问。

抛弃了我们!”接着时光又重新随意流逝：日子不再为了其自身而存在，它们仅仅代表着未来，也仅仅存在于未来。

十五点三十分。在濒临一种可怖未来的时刻，马蒂厄还在等待；就在这当儿，十六时三十分，米朗却已失去未来。老者站起身来，膝盖僵硬、以轩昂而略微颤动的步履穿过厅堂，叫道：“先生们!”他挂着和蔼可亲的微笑，将那份文件放在桌面上，同时用攥紧的拳头将那几页纸弄平整；米朗早已站到了桌前；展开的报纸覆盖住那方漆布。米朗已是第七次读它啦：

“关于未来的基本态度，共和国总统暨政府除接受两大国建议之外已无能为力。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孤立无援①。”内维尔·亨德逊② 和贺拉斯·威尔逊朝那张桌子走去；老人朝他们转过身来，他显得和善而迂腐，开口道：“先生们，我们只好这么办了。”米朗暗想：“没有别的路可走啦。”一阵杂沓的喧嚣声从窗外传进来，米朗思忖：“我们已是举目无亲了!”

街上响起小耗子般的微弱喊声：“希特勒万岁!”

米朗跑到窗口嚷道：

“稍等一下，等我下楼来!”

一阵狂奔乱窜，木底鞋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在街的尽头，一名顽童转过身来，在围裙兜里乱摸一阵，便甩开膀子扔出了什么东西。墙壁上发出两声清脆的撞击声。

“那是小李卜克内西③，”米朗说，“他正在外面逛呢。”

米朗俯在窗口朝下看：街上空荡荡的，像星期日一样。舍恩

① 此处引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传部长的原话。

② 内维尔·亨德逊（1882—1942），当时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执行者。

③ 作者在此有意借用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姓氏。

霍夫一家的阳台上已挂起红白两色的卐字旗。那座绿房子所有的护窗板都已关上。米朗心想："咱们家可没有护窗板呀。"

"应该敞开所有的玻璃窗，"他道。

"为什么？"安娜问。

"要是玻璃窗关着，他们就会照准玻璃打。"

安娜耸了耸肩膀。

"反正都一样……"她应道。

他们的歌声、叫喊声变成一阵又一阵嗡嗡的喧闹传到楼上。

"他们还待在广场上哩，"米朗说。

他将双手放在窗户的横杆上，心中琢磨："一切都完啦。"街角出现了一个大块头男人，背着一只帆布包，身子支在一根拐杖上。他显得很疲惫，后面跟着两个女人，被沉重的包袱压得弯下了腰。

"雅格施密特一家回来啦，"米朗说着，但并没有转过头来。

他们是星期一晚上出逃的，大约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夜里越过边界。眼下他们神气活现地回家来啦。雅格施密特走近绿房子，踏上门前的石阶。他因为风尘仆仆而脸色灰暗，表情里含着一种古怪的微笑。他在上衣口袋里乱摸了一阵，终于取出一把钥匙。女人们已将包袱放在地上，正瞧着他的动作。

"没什么风险了你就回来啦！"米朗冲着他喊道。

安娜大声喝道：

"米朗！"

雅格施密特抬起头来张望。他瞥见了米朗，那明亮的眸子闪闪发光。

"没风险了你就回来喽！"

“说得对，”雅格施密特喊道，“我回来，就该你滚蛋啦！”

他将钥匙在锁孔里转了转便推开大门；两个女人跟着他走进去。米朗回过头来道：

“肮脏的胆小鬼！”

“你这是惹事，”安娜嘀咕着。

“都是些胆小鬼，”米朗说，“该死的日耳曼崽子，两年前还低三下四，给咱们舐皮靴呢！”

“不管怎样，你不该惹他们！”

那位老者打住了话头；可他的嘴巴依然半启半阖，似乎在无声中还继续对当前形势发表高见。他那双溜圆的大眼已噙满泪水，他扬起眉毛，用询问的神情凝视着贺拉斯和内维尔。这两人不声不响了，贺拉斯做了个唐突的动作，把头转了过去；内维尔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那份文件，仔细端详片刻，极不满意地将它推开。老者茫然不知所措；他摊开两臂表示无能为力和诚信之意。他第五次宣布：“我突然面临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我以为我们会平静地讨论我带回的各项建议……”贺拉斯暗想：“真是一只老狐狸！他打哪儿学来的这副老爷腔调？”于是回答道：“好吧，阁下：十分钟后咱们就到德累森旅馆啦。”

“莱尔岑来了一趟，”安娜说，“她男人正在布拉格，她很不放心。”

“她上咱们家来得啦。”

“你以为她会平静些么？”安娜不无讥诮地说，“家里有你这么个疯子，趴在自家窗口辱骂街上的行人……”

他瞧了瞧她那副精明而安详的面容，她神情有些疲惫，两肩窄小，肚皮很大。

“你还是坐下吧，”米朗道，“我不喜欢看你站着的模样。”

于是她坐下，双手交叉搁在肚皮上。楼下有人晃动着报纸不

停地叫喊："《巴黎晚报》①，刚出版的，就剩两份，要买赶快！"他喊得那么来劲，已是声嘶力竭了。莫里斯接过报纸读道："张伯伦首相致函希特勒总理，据英方人士估计，希特勒总理将惠予赐复。同希特勒先生的会晤原定今日上午举行，鉴于上述原因已予推迟。"

泽泽特从莫里斯的肩头上瞧了瞧那张报纸，问道：

"有新情况么？"

"没有，还是老一套。"

他翻过那一版，两人都注意到一张灰蒙蒙的照片，照的是某处一座古堡式建筑，似乎是中世纪的什么玩艺儿，在一座小山顶上，有圆塔，有若干小钟楼，还有几百扇窗户。

"这是戈德斯堡，"莫里斯道。

"张伯伦跑到那儿去了？"泽泽特问。

"似乎加派了警察呢。"

"不错，"米朗应道，"又派了两名宪兵，总共有六名了。他们在宪兵队筑起了工事。"

一连串叫喊声像暴风雨般袭进屋内。安娜不寒而栗；不过她的容貌仍很平静。

"要不要打电话？"她问。

"打电话？"

"对呀，给普旦塞克尼切打电话。"

米朗把报纸指给她看，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根据德国国家通讯社星期四的一则电讯，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居民已自行维持秩序，直至德语区边界。"

---

① 《巴黎晚报》，当时为图文并茂的大报，日销二百万份。

“也许这并不真实，”安娜道，“我听说只是在埃格尔[2]才是这样。”

米朗朝桌子猛击一拳：

“他妈的！还得求援兵哩。”

他摊开双手：那是一双多结的大手掌，上面满是褐色斑点和伤疤；他在那次出事前是伐木工人。他瞅着这双手，同时张开十个指头，说：

“他们可以上这儿来。三三两两地来。大家会开心五分钟，我敢这么讲。”

“他们一兴就是六百人啊，”安娜说。

米朗低下了头；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听！”安娜说。

他屏息细听：现在可以听得更分明了，他们大约开始行进。一腔愤懑令他浑身颤栗；他看不清楚情况究竟如何，只觉得头昏脑胀。他凑近五斗柜，呼呼喘起气来。

“你怎么啦？”安娜问。

他俯向五斗柜的抽屉，一边喘着粗气。他的身子俯得更低了，嘴里径自嘟哝着。

“不要这样，”她对他说。

“什么？”

“不要这样。把家伙交给我。”

他转过身子：安娜已站立起来，她倚着那张椅子，表情严肃。他想到她的肚子，便将手枪交给她。

“好吧，”他道，“我这就给普里塞克尼切去电话。”

他下楼去到底层，走进学校大厅，打开窗户，然后拿起

---

[2] 埃格尔，匈牙利地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电话。

“请给我接普里塞克尼切的镇公所。喂，喂!”

他的右耳听见一阵忽高忽低的吱吱声，左耳则听见那些人的声音。奥黛特发出一阵含糊的笑声：“我一向搞不大清楚它在哪儿，这捷克斯洛伐克!”说着将手指捅进沙堆。不一会儿听到一声嘀嗒声。

“嗯?”一个人声问。

米朗自忖：“我得求援兵啊!”他用全力攥住电话的听筒。

“这儿是普拉夫尼兹，”他说道，“我是镇里的小学教师。我们一共是二十名捷克人，还有三名日耳曼族民主人士躲进一处地窖，其余的都在亨莱茵；他们已被自由军团[1]的五十条汉子团团包围。这五十人是昨晚越过边界的，接着便将那些人都集合到广场上。镇长同他们在一起。”

一阵沉默。后来有一个声音傲慢无礼地应道：

“对不起，这里说德语!”

“猪猡!”米朗用德语怒斥。

他挂上话筒，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他的腿疼得厉害。他走进屋内坐下来。

“他们已到了那边，”米朗说。

安娜朝他走过来，将双手搭在他肩上，喃喃道：

“亲爱的……”

“这帮混蛋!”米朗又道，“他们都能听懂，在电话机旁吃吃冷笑呢!”

他将她拉到自己两膝当间。那隆起的大肚子触到了他的腹部：

---

① 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自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起建立所谓“自由军团”。

“现在咱们可是无依无靠啦。”

“我不信。”

他缓缓抬起头来，自下而上地打量着她；她是个规矩且勤劳的女人，但她也有女人的兵性：总是需要信赖一名男子。

“他们过来啦！”安娜嚷道。

人声仿佛离得更近了；他们大约正在穿过镇上的主要街道。远远听来，人群的欢呼声倒像是恐怖的喊叫。

“大门堵死了吗？”

“堵死了，”米朗道，“不过他们仍可从窗子进来，或者从后花园绕道儿。”

“假如他们上来……”安娜嘀咕着。

“你不用害怕。他们可以把瓶瓶罐罐都砸烂，我也一声不吭。”

他蓦然感到她热烈的嘴唇贴在他的面颊上：

“亲爱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样。”

“不是为了你。你我是一回事。是为了孩子啊。”

他俩猛地一惊：有人按了门铃。

“别到窗口去！”安娜嚷道。

可他还是立起身来走到窗口。雅格施密特家所有的护窗板全都敞开了；大门上高高悬挂着希特勒的党旗。他俯身一看，只见有个小小的人影儿。

“我得下去，”他大声说。

他穿过屋子来到下面：

“是玛丽卡啊！”他道。

下楼后他就去开门。楼群的屋顶上空飘扬着一片爆竹、欢呼和乐曲声：简直像是过节呵。但街上却是空空的，他不禁感到揪心。

“小家伙，你上这儿来干什么?”他问，“今天不上课哩。”

“妈妈叫我来的，”玛丽卡答道，她手里提着一只小篮子，里面装着苹果和植物油甜饼。

“你妈妈发疯了！你得回家去。”

“妈妈说您不会把我赶走的。”

她递给他一张折了两道的纸。他展开读道：“她爸爸和乔治昏了头。我求求您，看好玛丽卡，直到今晚。”

“你爸爸上哪儿去啦?”米朗问。

“他跟乔治躲在门后，手里拿着斧子和步枪，”她回答，接着一本正经地说：“妈妈打后院把我送出来，她说我在您家里更安全，因为您是位理智的人。”

“是呀，是呀，”米朗道，“我可有理智呢。走吧，上楼去。”

柏林是十七点三十分，巴黎是十六点三十分。苏格兰北部气氛有点儿压抑。冯·多恩贝格先生[1]出现在格朗德旅馆的阶梯上，记者们立刻围上去，皮埃里尔问道：“他会下楼来么?”冯·多恩贝格先生右手拿着一张纸，举起左手宣布道：

“还没有决定今晚张伯伦先生是否能会晤元首。”

“就是在这儿，”泽泽特指点道，“我那时就是在这儿，在一辆小绿车里卖花。”

“你混得不错嘛，”莫里斯说。

他顺从地端详着人行道和大马路，因为自打她提起这段往事，他俩便想来看一看这地方。但这并不能引起他什么兴致。泽泽特放下胳膊，瞧着汽车驶过，悄然笑了起来。莫里斯问：

“你那时有椅子坐么?”

“有时候有；是折叠椅，”泽泽特说。

---

① 冯·多恩贝格，当时德国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

“大概不怎么舒服吧。”

“春天可棒着呢，”泽泽特应道。

她像在病室里似的，小声跟他说话，却并不朝他转过身子；有好一会儿了，她用肩头和背部做起优雅的动作，模样一点也不自然。莫里斯感到厌烦；在一面橱窗前至少站着二十几个人，他也凑过去，越过他们的头顶朝前观看。泽泽特仍待在人行道边上兀自出神；过了一会儿，她才同他会合，又挽起他的胳臂。在一块磨出斜切面的玻璃牌子上，有两小块红皮革，四周镶着红色泡沫，像是小小的粉扑。莫里斯笑了起来。

“你觉得好笑?”泽泽特低声问。

“这可是皮鞋呢，”莫里斯好笑地回答。

有两、三个人转过头来。泽泽特冲莫里斯“嘘!”了一声，便将他拉开。

“这有什么?”莫里斯不服道，“又不是在教堂里望弥撒!”

不过他还是压低了嗓门儿。人们都轻手轻脚地鱼贯而行，他们似乎都彼此相识，但谁也不开口说话。

“我有整整五年没到这儿来了，”莫里斯小声说。

泽泽特颇为得意地将马克西姆餐厅指给他看。

“这儿是马克西姆餐厅，”她咬着耳朵告诉他。

莫里斯瞧了瞧马克西姆，猛地转过头去：他听人家提起过，这可是个龌龊的鬼地方。一九一四年，工人们在前线卖命，资产阶级却在这里痛饮香槟酒！想到这里他不禁咬牙嘀咕：

“腐朽透顶!”

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很不自在。他摇晃着身子，迈着小步朝前走；他觉得那些人似乎弱不禁风，很怕将他们撞倒。

“也许是吧，”泽泽特接过话茬说道，“但这毕竟是一条漂亮的大街，你不觉得么?”

“我可觉得没劲，”莫里斯说，“这地方闷死人啦。”

泽泽特耸耸肩，莫里斯却想起了圣旺大街：今天早晨他打旅馆出来时，有几个家伙吹着口哨赶到他前头，他们背着背包，躬身扶着自行车的把手。他觉得很高兴：有几位在圣德尼停了下来，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赶路，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走。工人阶级已经动起来了。他冲泽泽特说：

“这儿可是在资产阶级堆子里！”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闻到一股亚美尼亚纸张的气味；莫里斯站住了，说了声“对不起”。

“你说什么？”泽泽特问。

“没说什么，”莫里斯不自在地答道，“我没说什么。”

他又跟人家碰撞上啦；别人低头走路没问题，他们总能想出办法在最后关头相互避开；这大概是习惯成自然罢。

“你还走吗？”

可他不想再往前走啦。他真担心碰碎什么东西，再说这条街不通向任何地方，连个去向也没有。有的人重新上行、走向大马路，也有人下行到塞纳河边，还有人鼻头贴在橱窗上就不动窝儿了。于是有局部的倒流，但却没有整体的运动，你总不免觉得孤单。他伸出手，搭在泽泽特肩上；他用力捏着衣服下的肥肉。泽泽特对他嫣然一笑。她觉得很有趣，她贪婪地观赏着一切，并不失内行的样子，她俏皮地晃动着她那娇小的臀部。莫里斯搔了搔她的脖子，她噗哧一笑。

“莫里斯，”她娇嗔道，“别胡来！”

他喜欢她脸上涂的浓重色彩：那好似白糖的白颜色；那颧颊上的朱红色。凑近一闻，她身上散发着华夫饼干的香味。他悄悄问她：

“你觉得好玩吗？”

“我是旧地重游了，全都认出来了呢，”泽泽特说，眼里闪耀着光芒。

他不再搭着她的肩膀，两人重又不声不响地朝前走：她认出了几个资产者，从前常到她这里买花的。她总是报以微笑，有的还曾试图过来捏捏她的脸蛋儿。莫里斯凝视着她那白皙的后颈，顿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不知是喜是怒。

“卖《巴黎晚报》嘞！”一个声音叫喊道。

“咱们买吗？”泽泽特问。

“这跟刚才那版一模一样呢。”

人群围住了报贩，不声不响地争购报纸。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出，她穿着高跟鞋，头上扣着一顶式样古怪的帽子。她展开报纸，边看边迈着碎步朝前走。她突然脸一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快瞧这位家庭主妇！”莫里斯招呼道。

泽泽特扫了一眼，说：

“也许她男人得上前线。”

莫里斯耸了耸肩膀：真是怪事，戴这种帽子、穿这种鳕鱼皮高跟鞋的女人，居然也会倒霉？

“怎么会呢？”他道，“她男人是当官的。”

泽泽特却说：

“就算她男人是当官的，也可能跟当兵的一样送死啊！”

莫里斯斜睨了她一眼：

“你那些当官的要叫我笑死哩。你只要看看一九一四年，就知道他们送不送命了。”

“正是呢，”泽泽特应道，“我相信死了不少啊。”

“送命的是乡巴佬，还有咱这号的！”莫里斯反驳道。

泽泽特更紧地依偎着他，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